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翟永機

震川集卷二十五

明　歸有光　撰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頴好讀書父為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黄應龍先生

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黄公竒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以故無所不覲而其古文得於黄公者為多先生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為縣縣有重役名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為竒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

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劵好六
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
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為齷齪小儒篤于孝
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
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
事置對令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
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
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為苟同

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已出亟為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為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愠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絶不為曰六經聖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

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于先生相知為深十年前嘗語予曰子將来不忘夷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中材使予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略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絰踵門而告余曰不肖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而衰荒無緒每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為子言其略于其文之

求貴先君于地下惟吾子焉賴余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菴生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致師友惟力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即大喜即不肖所與游稍不勝終不懌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

出城往省之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没也歛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生吾不得盡其養没吾何忍受其産耶且諸兄貧亦自應得耳嘗掌區税不忍于斗槩間取圭撮之羨寧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不肖尚阻水清源未即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即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巳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令遍訪醫藥不至為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積五月

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屹不自暇逸令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坋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雋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

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共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撰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儁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

居九年冡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絶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粮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粮皆六萬南安四縣粮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兩縣廵撫副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粮儲道爲法均派析衷最爲簡易盖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粮與畿内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

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冦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宴然或為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冦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

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名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祾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粮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

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黄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宫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宫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及珍臺閒館歲有興造頗竭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棘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来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

稍出然帝室紫宫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叅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黄宗器入施州金峒叅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藺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貞州酉陽僉事吴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

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黄光昇歷叙馬重虁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髙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灉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

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絶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别有所處伏望皇上勑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

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竒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録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歴採取之地

曰四川守廵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疑荆南購木于陜西階州武昌漢陽黄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于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

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推軋崩峚鳥獸哀鳴震天岋地𥂕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

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廵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

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廪食與馬爲荆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益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矜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樑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

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弟貯荆州府募名商販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人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曰皇極門而西宫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顔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彦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

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勑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賜者為崑山魏氏館甥遂為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敕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于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子當是時業文

莊公張憲副和張叅政穆沈憲副訥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强記善為文詞登仕益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為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為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夏陽臨晉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即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為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内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修黌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薹

前枇政草浮靡絶苞苴儲廪給足傳爰精明修啟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天朝唯權攝則監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于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閭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既解官則治亭圃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歳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

能容人過惡故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為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令欲重困之㑹給事發鮮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為太學生遊閒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為鄉社㑹飲酒笑謔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税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為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敕封如

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巳矣君卒於嘉靖巳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户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高大父時巳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即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髙年爲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

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為憂念意獨謂君
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壽
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
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
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安
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生士

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為耕樂翁有行誼學士吳文定
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為樂清翁次
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至太學始用
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背雄鄉里吳家橋在邑南干
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弟居之殆成聚落
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樂清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張
氏公甫冠為晏翁壻雖在賓館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
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為

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瘉即瘉月復繼作然性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諸兒為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晚得末疾不能行又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輿舁至家晨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内外宗黨待

之曲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為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循循未嘗識人閒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已當世士大夫稱之繄公之教也其為興化知府政成上計得貤封如其官金緋煌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依然故廬無一

凡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為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即為標識書額自督課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諸孤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日圮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

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即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已愛民為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来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却不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即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略云

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報効於萬一不意構成疾病雖勉强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闕下臣竊惟為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于父母之旁以親

旦夕之養實國家教人以孝之道况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縻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塡溝壑則扶杖進屨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强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有光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

羣從諸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爲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令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既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淵源葢有所本以附之家乘云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于此葢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于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

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
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
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
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
生吾舅光禄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
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
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
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

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羣皆襃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髙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别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髙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

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卧視之笑其不自閒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閲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于生産聚畜絶不屑于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瘖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

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曽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

不諜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内灑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

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勑命事略

先人諱正世為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為太常卿

夏boto之孫壻boto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不第而有光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焉如少年兒子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

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
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
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
曾不得一日之禄養所以為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既
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
萬一敢叙其大略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吴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家
世以耕農為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始舉

進士為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為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髙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自媿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謚恭簡公校之

從女也恭簡公為當世名儒學者稱為莊渠先生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淡薄親自操作時節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為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嘆息以為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日覩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内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人以為有德如此不宜天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夭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

知矣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為太原之後然實無攷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来為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八来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為諸生及王

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嘆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曠典矣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因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勅雖簡略數語下筆輒為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集卷二十五

震川集卷二十六

明 歸有光 撰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

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擯孝子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

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黄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巳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甚亡

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没市販之閒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産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感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

絶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目為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髫齔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為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寧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

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為戚也兄為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搒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恠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為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為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為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

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贄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名詈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卒自新為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吳純甫純甫好奬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儕人廣坐閧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不為

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没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乗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為之叙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為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啟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為太倉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為三故

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愿好濂洛之學讀書常凴一几几有刓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爲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爲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始興教諭其次即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麤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

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徭役事隱君為之賦鴻鴈之詩庚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纎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抉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

蚤世先屬意隱君子為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
家人持官物即槌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
以濟人為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巳許之
不變也或偽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
為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
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
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死未殮葬以
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

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忘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于墓側從始興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興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賛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録司馬氏渡江顧賀

紀辭號稱世胄高門葢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兄弟一時起海上竝為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即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攺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其家世葢有以哉冢宰玉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為之銘可以不媿而通參張先生之狀尤為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既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為墓銘所

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畱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横則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瀹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為傳予讀而悲之為叙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從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為太倉故

今為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注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寛舉進士歴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為錢塘令元忠方五六歲攜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為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慴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尋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内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尫弱

多疾藥餌不絶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于學蚤歲得
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强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
僉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
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為不可
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宫不第卒時年四十三
元忠為人楚楚門内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甞解帶與
人語纚纚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

所親家飲酒使人詷之曰是必談我巳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為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躓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棨字宗肅世為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子儀

國子助教袁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格南京大理寺卿律
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令楊名父
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為構亭虞山上獨時
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云大理生沐贈
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為人孝友入縣學以德行為博
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公遊後中南京鄉試
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吕公並以八座居畱都開
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

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椿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為胥卒趨走縣庭伺候短長規為不法或以為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為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為囊槖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為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上官以為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斂以錢民

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蕃兵自寧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留單縣令轅門會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税者爲案籍人人閲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此豈古頭會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閒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卧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

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為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為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從祖母之外家盎閒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于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懽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

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于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徳清人後為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為興府良醫事睿宗皇帝父戴隠君歿文潤以毁滅性郢中人以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歳即錦衣也家貧克勵清操以

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錦衣家有高節之堂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指揮使錦衣之職于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為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矣覩尚書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

廵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敝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薫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為芟其蕪而歸之簡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

占籍於邢今為邢臺人祖疊宣徳間以鄉進士為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濼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户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為冦圍公皆率衆守禦冦以解去正徳初榷九江税劉瑾愛幸蒼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絶不為禮時瑾怙權流毒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

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為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為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爲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河南左右叅政頴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殲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頴川人感其徳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

寺獄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

費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

繼卒所至扁其居為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

為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為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

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為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

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鄖人張得才為部從事

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

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

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令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為耻子弟斂戢市無綺紈之遊蹤公之化也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子某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

所居官其條教方略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歷

然令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宫取其遺

書讀之為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

洧水南故以為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

户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户部主事居士少為諸生已有

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户部乃次居四時户部

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卻禮幣之贈數言利病于太守又欲開郎山煤導九河諸所條畫皆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𦆶蘆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于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有後也陞瀘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改犟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于官年五十居士為學精博尤長于詩所交

皆知名士平生尚氣輕財収䘏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産畀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于中皆敬服而恳譺者鮮矣初洧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為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閒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南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馴駁彚

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没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為邢州司理隆慶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為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為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規謭謭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為官豈能辨此哉化中益深以

予言為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為玄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為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已自能進取遂不復閲省日取

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為人誠樸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值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為尚書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門謝恩觀者歎息内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瀜臺泰液之勝餉以内珍曰封君謝恩

者益少况年逾八十健爽如此者乎According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黄間也比從蜀藩送至長橋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旦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奉敕督理黄籍邅迴二載及海南命下即上疏歸養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歸子曰濟叔嘗為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郲九折阪又登峩眉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里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余論周

封君事益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勗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内典有賫餳者勸令讀儒書遂通詩易史傳洪武中凉國公得罪尸于市翁時遊京師哀之往覲歎焉幾為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槩巡撫蘇州翁為鄉老胡卿對衆有譃語翁諫以為非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當籍録時巡撫

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為宗蠻請胡卿曰
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姓也僧乃私許翁百
金翁起便旋揺其首僧以為少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
遂没宗蠻家他郡送囚至皆已論死翁知有寃不及白
意常恨之臨安闗吏苛留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闗吏
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
兒為家僮擕之入見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為胡卿
規建書院即今廵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

老其人慮翁居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為鄉老其人側耳于辟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態遂與交好翁益謂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困貯菓郡别駕張大猷登拜于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間舉人材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

薦為鄱陽令嘗為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㬌昂杲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季鵞行鴨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為楊氏贅壻不為舅所禮夫婦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蕰興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為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拯為諸生通史學曾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葢以爲其家傳不得而略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槩巡撫類以沒人産爲事吳民寃痛今馬氏書謂熊爲胡惧也以槩之酷東園翁事之覸死鶴事其所匡捄豈少哉是必有陰徳宜其子孫之盛也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

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産於其父業嬴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為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創為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為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為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為甲族故長者與為姻

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為人平恕有夜胠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為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為作何長者傳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

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鈞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鈞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户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鈞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

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憭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猶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别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為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為古

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鈎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鈎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為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為縣書獄母曰為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可賣蚊烟涼箑遣日乎可茶願為醫其女兄之夫沈氏顱顖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録之又觀

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為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效饋鮮菱者如儒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為從容是葱之兆耶可茶醫果日進求者屨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即怒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責其飲酒醉即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即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即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為巳

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恭為撤已事來自練城三十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為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恭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功散施于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為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為有神術竊窺之即陳氏方也然可恭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

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菴名卿姓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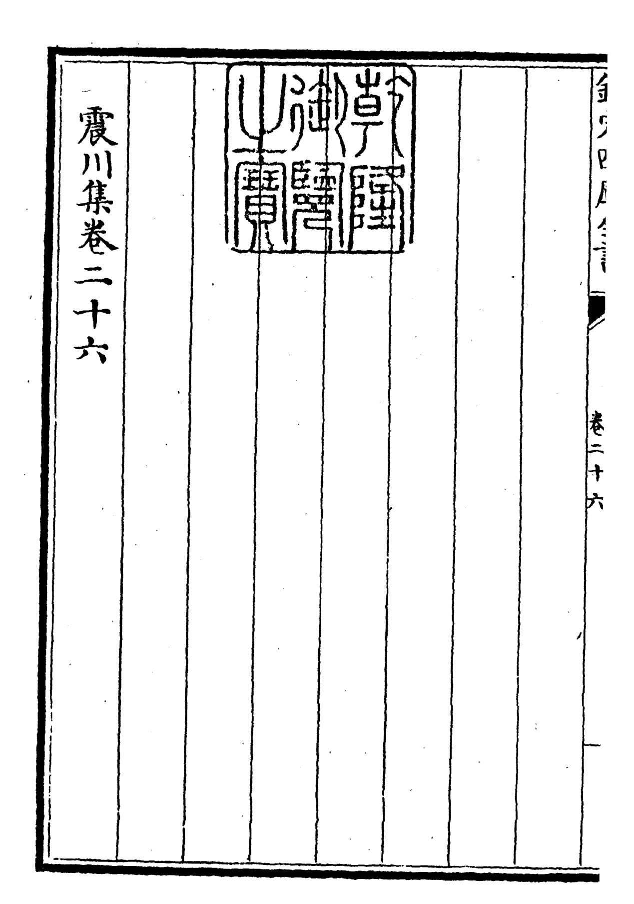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菴之存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欽祇以

聽焉又嘗為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錄監生臣翟永機

震川集卷二十七

明 歸有光 撰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

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巳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芝之應恒于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覩天道也巳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為絶水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巳一舉輒嚬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矚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

漆工塗棺曰善為之徐步入房閉闔户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為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棨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于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余不暇論論其大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為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

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葢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髪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歳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為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歳歳如是至六七歳猶病

後乃得無恙既長敎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為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益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敦其誠益出于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没必榮以貢廷試選為蘇州學官

賛曰予嘗從韋先生游閩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敎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

不可聞常取中裠厠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斂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户歲月遥遥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

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没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觧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賛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于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為鄞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

大吉遂歸馬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户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刼江西湖東西殺害憲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巳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為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闢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閩為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

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擒仙花峒擒斬賊首
復與賊戰為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
烈婦聞之即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為國死吾義不忍
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予顧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
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
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
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為兵部職方郎中寇薄都城王
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為權臣所悞不出兵因以論

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毋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為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為詳葢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蒙峻擢顯名于世雖以立功實亦因烈

婦之死為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間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瘉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為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為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即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

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令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强因為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葢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為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為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逡逡有禮矣余官雉城往來苕溪欲泝苕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吳氏會遷不果益其家富貴多巨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毋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玦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為奇乃舉之即蔡孺人

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
朱公時為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
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聲洽于閭里朱公為御史
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為諸生時始朱公舉進士令
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為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
中有鵂鶹二其子寀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
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寀卿九歲
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為他家婦此子

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巳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替女孺人為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黄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嫗舁來及歸時或勸鎔之而藏其羸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巳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名戚屬分釵衣辭訣謂察卿及

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去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覯察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俞楫甫妻傳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之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

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歘見奇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求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貧女須荊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袨麗不御初楫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宦不遂而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楫甫近衰落孺人恬然不知為尚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間絶

無娣間楫甫從父官嶺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齊嫁尋死復為治葬具治家儲偫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媪慰姁未甞以色加時縣胥以税糧為奸利巧設方故以疑誤人謂之改兑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獲少羸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既殁家大有疑事顧宜人輒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贊曰余間楫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良然女子賢異

於丈夫而行顧不外間人以是輒不信余嘗再失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夫

震川集卷二十七